

堆肥的启迪

明前茶

高的“千层饼”,最后,在“堆肥箱”的顶部盖上稻草,在稻草的表面放上一个温度计,覆盖上防水布。

通常,周六早上堆好肥,周一的午后,小汪就会收到母亲拍摄的小视频:温度计上的指针开始上升。只要维持60℃左右的堆肥温度,等所有的材料透彻发酵,再每周翻动一次透气,如此,三周后“堆肥箱”的温度缓缓下降,熟化渐渐完成,一个月后就可以得到约一立方米的有机堆肥。成功的堆肥抓在手上微微湿润,有一种腐熟后特有的深褐色,疏松无比,原始材料完全崩解了,闻上去倒有一种荒山松针土的清新之味,红蚯蚓最喜欢在里面钻来钻去。这样的肥,开沟,撒在菜垄间,就是瓜果酥脆甜蜜,菜豆厚实肥美的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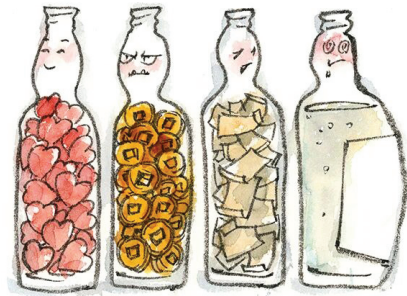
小汪一朝成功,越干越自信,她甚至在菜园的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,设计了三个不同进程的“堆肥箱”,分别用于堆积、发酵和熟化,这样,就能实现家中有机肥的连续生产。

自个的身体不争气,要让原本瘦削白皙的女儿来干这样的活计,对这件事,母亲深表歉疚,但小汪显然不这么想。自从挥舞铁铲,开始堆肥,她的变化很大:胳膊和小腿被晒成了浅浅的橄榄色,动作麻利,性格爽朗,渴了饿了,去菜园里摘一个香瓜,用衣摆擦一擦就能爽利地吃下去,她能感觉到,自己身体里伤春悲秋的阴影在缓缓退却,每一个毛孔里都灌注了热辣辣、香喷喷的阳光,

骨头里的钙质都多了起来。

在小汪回家帮忙之前,她有两三个剧本,写到半截就写不下去,现在,她回看这些留在文件夹里的“半成品”,突然找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:用堆肥的活计来形容,那恐怕是因为它们的“碳氮比”不对,“发酵时间和温度”都不够。小汪逐渐意识到:光是从日常生活中平移过来的材料,是无法成为剧本中最动人的核心情节的。这些剧本寡淡无味的原因就是没有经历一个“升温发酵”的过程。这一过程,既要有人生阅历与大量阅读造就的奇异想象,又要有对现实变迁的敏锐观察。前者,仿佛堆肥箱中的“棕色材料”,干燥、疏松,营养密度很大;后者,仿佛堆肥箱中的“绿色材料”,潮润、致密,富含水分与微生物发酵的基质。唯有两者按一定的比例层层堆叠,经过一定时间的等待,等温度升上去,等它们在翻堆中融为一体,再也分不出彼此,那些生活的“有机边角料”,才能分解、熟化成养育一个好故事的“营养土”,情感与思想的种子,才能从中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。

这样的感悟,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换上胶靴,踏着泥土奋力干过活,方能有所了悟。



每个人都是一个容器
有些装着爱
有些装着钱
有些装着欠条
还有些只装着酒精

●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星期文库

“走在皖南山水间”之六

我在龙川等你

张景云

走进绩溪龙川时,我心里满是好奇,这桃花源一般的村落,竟然沿着一条溪水的两岸铺展开来。放眼望去,整座村落依龙川河而建,形似一艘出航的船,古人“依山傍水”的选址智慧尽收眼底。

沿着河岸那条被当地人叫做“水街”的青石板路往前走,蜿蜒的溪水缓缓淌着,清澈见底。偶尔能撞见麦穗般大小、通体透亮的小鱼,在水里慢悠悠地游来游去。一座座古朴别致的小桥跨河而建,把两岸的人家紧紧连在一起,也把岁月的沧桑和今天的笑声,轻轻连在一起。走上小石桥,踩着被脚步磨得锃亮的青石板拾阶而上,忍不住去想象明清时徽州人闲适从容的生活模样。站在小桥中间向远方眺望,四周重峦叠嶂,云雾轻轻绕着山尖,整座古村安安静静藏在青山绿水之间,像一幅正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……

龙川是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,历史上胡氏家族以耕读传世,以科举报国,以商贸弥补田土的不足。被誉为“江南第一祠”的胡氏宗祠矗立在村中,气势恢宏,造型古朴。它始建于宋,明嘉靖年间,兵部尚书、抗倭名将胡宗宪主持完成了大修。几百年来,胡氏宗亲在传承血脉的同时也传承着文脉,耕读传家,人才辈出,这份穿越时空的生命力,恰恰是龙川最动人的底蕴。

出现在眼前的“奕世尚书坊”是一座明代石碑坊,坊上的大字,由明代书画家文徵明亲笔题书,石雕工艺精湛。站在这些古朴的建筑前,忽然生出“时间折叠”的错觉。几百年前工匠一刀刀刻下的荷花、麒麟各类纹饰,至今仍以“主人”的姿态安守在这里,而我不过是偶然到访的过客。这种对比,让人既渺小,又心安。原来人可以把精神刻进木头和石头里,让千百年后的人一眼看见。我就这么安安静静站着,像在和遥远的古老岁月轻声对话。

和别的皖南景点比起来,龙川景区里的商业气息很淡,没有满街此起彼伏的叫卖声,也没有摩肩接踵的拥挤人潮。穿行在街巷里,像一脚走进了明清时期一个安安静静的午后。你可以慢悠悠站在桥上发呆,也可以靠在宗祠廊下的石头旁,看着阳光一点点爬过廊下的木雕。这种“不被打扰”的松弛状态,恰恰是游览徽州古村落最珍贵的部分。

龙川之美,就美在“水绕村,村依山”,是徽州文脉的另一种鲜活模样。那一刻我忽然生出强烈的冲动,想把眼前这份美分享给远方的人。于是我选了个最好的角度拍下龙川的照片,传给千里之外的朋友,还忍不住激动地敲下一行字:我在龙川等你……此刻我就坐在溪水边,风是温柔的,内心是安宁的……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最方便快捷的家用交通工具莫过于自行车了。彼时家庭自行车越来越多,为了便于管理,车主需要到公安机关为车辆办理行驶证、上牌照、打钢号。

在办自行车行驶证时,要打两个钢号,一个在车把的中央位置,带电镀的车把被凿上钢号。另一个在左脚蹬子旁边的中轴位置上。牌照是一块长方形的铝合金薄片,上面印有省份名称、六位数的车牌号码、公安机关名称等信息,安装在车把下方的前叉合件上。车身上的钢号就是自行车的行车执照号。

那是1980年,我考上了宝坻县师范学校。为了解决我的交通问题,母亲卖了一头养了将近一年的大肥猪,决定给我买一辆自行车。那天,父亲揣着卖猪的钱和自行车票,大清早就往供销社赶,天黑了才推着一辆崭新的“红旗链套”回来。我急匆匆出去,从父亲手里接过那辆梦寐以求的新车

车把时,手都在颤抖,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仔细打量起来。母亲见我愣神的样子,笑着说:“看把你美的,还不赶紧推进屋里!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才醒过神来,急忙把自行车推进堂屋。妹妹们也都从里屋跑了出来,抚摸着这辆自行车,乐得合不拢嘴。我小心翼翼地拆着包装,生怕蹭了漆皮。母亲则

打钢号

石绍辉

找来既干净又软的抹布,用温水洒湿,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车身,擦得自行车锃光瓦亮、一尘不染。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我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推出堂屋,围着村子小心翼翼地骑了几圈。乡亲们谁见了都羡慕地和我搭话,我更是满脸的自豪。

过了两天,父亲让我骑着它去公社派出所打钢号。打钢号的师傅,是

邻村的一位中年男子。我把自行车支在师傅旁边,只见他轻巧地捏起刻着数字的钢印,找准位置,一手稳稳地扶住钢印,另一只手抡起铁锤用力敲击。那清脆的金属声响,回荡在院子里,也震在我的心上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,生怕他弄坏了我的新车。不一会儿,一串专属的数字编号,就深深地嵌进冰冷的钢管里。敲完最后一个数字,师傅用砂纸轻轻打磨掉毛边,再抹上一层黑漆,凹痕里的数字愈发清晰,成了自行车永远抹不掉的身份印记。

多少个春夏秋冬,这辆“红旗链套”,一直陪伴着我。后来日子越来越好,家里先后添了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,2004年又迎来了第一辆家庭小轿车。那辆“红旗链套”被搁置在杂物间,渐渐蒙尘。可只要我的目光扫过那串模糊的钢号,心里都会涌起一阵温热。它载过的哪里是路,是我一整段不肯褪色的少年与青年时光。